

屈原賦講疏

上冊

沈 顏 閔 著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

屈原賦講疏 上冊

定價國幣叁拾伍元

著者 沈 閔

發行者 中華國學研究所

印刷者 僑光印書館

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分售處

中國文化服務社
全國各城市分社

地址：重慶破器街三十九號

屈原賦講疏

吳縣沈顏閔子淵著

志士千秋炳烈節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辭靈未盡靈也。

司馬遷

離騷未盡靈均恨，
志士千秋淚滿裳。

陸次淵詩

風雨無期

陳序

論詞章於中古，則必以靈均爲鼻祖矣。其爲賦也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，適之事父，適之事君，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，蓋國風雅頌之流亞，而相與爲表裏者也。三百篇採自諸方，而屈子之辭，成於一手，其從容辭令，篇才絕倫，尤蔚然爲百世之宗。王逸以來，注家輩出，晦翁綴以後語，蔣驥益以論，證辨考訂，亦既瞭然明備矣。然諸家旁及宋玉，而錢吳又僅釋離騷，未有以靈均詞賦，勒爲專書，而加以闡述者，往昔著錄家，皆以楚詞冠諸別集之首，夫既曰別集，宜有專屬，則靈均詞賦之當爲一家，固已久矣。此沈君子澗所以有屈原賦讀疏之作歟？吾嘗受而讀之，其箋注詳贍，其懸解精審，一言一事，無不本源，蒐集之富，纂輯之勤，方之前修，未遑多讓，而於靈均平生出處，志行節概，每於簡端，曲盡其情，昭啟潛款，告或見之，慘澹經營，毫髮無憾，非造詣之深，何以至此？誠靈均之功臣，而王逸以下諸君之畏友也已。嘗謂屈子正道直行，孤芳自潔，其中心所執，惟在死而不容自疏一語，是又足爲民族道義之線，宜乎沈君汲汲表彰之不遺餘力也。夏生之論，以爲如彼某才，求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，

屈原賦詩疏 陳序

一〇

之清，有感而發，固非屈子之心，亦非賈生之本懷也。直道事人，寔計利鈍，焉往不黜？猶吾大夫。韓非入秦而殺生，子雲美新而投閣，身名俱隕，所喪實多，千古文人，所爲永歎。是以靈均寤自汨淵，一往而不可復也。噫諸沈疴，儼以余爲知言。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上浣陳立夫撰

屈子之志，其爲一也。其爲二也。其爲三也。其爲四也。其爲五也。其爲六也。其爲七也。其爲八也。其爲九也。其爲十也。其爲十一也。其爲十二也。其爲十三也。其爲十四也。其爲十五也。其爲十六也。其爲十七也。其爲十八也。其爲十九也。其爲二十也。其爲二十一也。其爲二十二也。其爲二十三也。其爲二十四也。其爲二十五也。其爲二十六也。其爲二十七也。其爲二十八也。其爲二十九也。其爲三十也。其爲三十一也。其爲三十二也。其爲三十三也。其爲三十四也。其爲三十五也。其爲三十六也。其爲三十七也。其爲三十八也。其爲三十九也。其爲四十也。其爲四十一也。其爲四十二也。其爲四十三也。其爲四十四也。其爲四十五也。其爲四十六也。其爲四十七也。其爲四十八也。其爲四十九也。其爲五十也。其爲五十一也。其爲五十二也。其爲五十三也。其爲五十四也。其爲五十五也。其爲五十六也。其爲五十七也。其爲五十八也。其爲五十九也。其爲六十也。其爲六十一也。其爲六十二也。其爲六十三也。其爲六十四也。其爲六十五也。其爲六十六也。其爲六十七也。其爲六十八也。其爲六十九也。其爲七十也。其爲七十一也。其爲七十二也。其爲七十三也。其爲七十四也。其爲七十五也。其爲七十六也。其爲七十七也。其爲七十八也。其爲七十九也。其爲八十也。其爲八十一也。其爲八十二也。其爲八十三也。其爲八十四也。其爲八十五也。其爲八十六也。其爲八十七也。其爲八十八也。其爲八十九也。其爲九十也。其爲九十一也。其爲九十二也。其爲九十三也。其爲九十四也。其爲九十五也。其爲九十六也。其爲九十七也。其爲九十八也。其爲九十九也。其爲一百也。

卷一

沈序

世稱先秦文學，有南北之分。北方文學，以詩三百篇爲代表。而南方文學，則以屈原賦爲代表。屈原以曠世軼才爲賦二十五篇，軒轅詩人之後，奮飛辭家之前。百世無匹，永垂罔極。沈君子淵，以所著屈原賦讀原稿見示，余展讀再三，乃有感焉。夫勝利之獲得，固不僅在於武器之精良。蓋最後勝利之要素，實有賴於全民一致之團結。更須將全民族之精神力量，儘量發揮，則最後勝利，始有把握。而此種精神力量，乃由於每一國民族之愛國心所形成者也。屈原被逐荒野，瞻顧楚國，繫念楚王，忠心耿耿，不忽遠離，實爲愛國者之最好模範。且屈原處污濁之世，懷瑾握瑜，寧赴長流，葬身魚腹，而不願隨俗浮沉。離騷一篇，每以芳草自喻，其道德，其人格，蓋足與天地並壽，日月爭光者矣。且夫屈原之自沉於汨羅也，足以感天地，而泣鬼神，此無他故，乃由其崇高之氣節，及其爲正義而犧牲之精神，所使然耳！余既將屈原賦讀畢，所感如是。際此大時代中，吾等黃帝子孫，對於屈原愛國之精神，與其道德之高尙，殉節之壯烈，實有充分發揚之必要。然則沈君子淵之爲屈原賦讀疏也，意在斯乎？意在斯乎？

中華民族之發展
顧 序

顧 序

中國上古三代稱盛治焉。孔子曰：「夏道不亡，商德不作；商道不亡，周德不作；周道不亡，春秋不作。」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內諸夏中而外夷狄，嘗屏棄楚於夷狄矣，雖然春秋不予夷狄主中國，未嘗不予夷狄進中國也。其與夷狄進中國者，同化於中國云爾！同化於中國則夷夏之界泯，而可以共同建立中國也。詩曰：「以雅以南」，雅者，夏也。秦者，夏聲也。楚者，南音也。宜乎秦楚之爲興也。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，功成而後制禮作樂。其未成功也，而皆見之詩也。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，車隣酬酢，秦興之可觀也。漢之興矣，秣馬刈楚，楚未興也。必待乎屈原離騷之作，極乎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大，多識於草木鳥獸之盛，而後知楚興之未有艾也。漢書藝文志之詩賦略，首列屈原賦二十五篇，今俱存也。太史公作屈原傳而美其離騷之作曰：「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，而其指極大，其類邇，而見義遠，故死而不容自諱，濯淖汙泥之中，蟬蛻於濁穢，以浮游塵

英之外，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洵乎志士仁人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而吾尤有取於其國殤歌云：「首身離兮心不離，誠既勇兮又以武，終剛強兮不可凌」，雖已身首分離，而魂魄猶爲鬼雄，欲以報祖國而承考德，志潔行芳若此，驚天地，泣鬼神，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」，屈子可瞑目於地下矣！抑且屈子蓋乎百世之上，而興乎百世之下，從此故楚疆域之內，炎漢曹魏劉宋朱明接跡而起，皆往事矣！今日民國鼎新，國父總裁皆起於南方，猶若辟荊湘而黃花岡七十二士之烈，今日抗戰犧牲之勇，皆若追風屈子，而繼長增長，揚國威於無窮，又何其神也！最近湘北之三次大捷，倭虜殲滅，若靈均有靈，亦當揚汨羅江之浩波哉！舉其志節之厲，足以激高風於萬代，而發揚光大其精神於今抗戰建國大時代，誠一盛事矣哉！民國十四年，余創辦中華國學院於上海，中山中學於南京，十六年國學院又附設中華國學社，其後僅存國學社，而研究國學之工作不輟，一抗戰西遷，同志沈君頤闕，著書甚多，余勸其先刊行屈原賦論疏，所以喚起全民意志，而堅強其抗戰建國行動之精神於無窮也！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武漢頤實

自序

近十年內，余專力於經子之學，先後寫成周禮講疏，孝經講疏，論語通解，孟子通解，老子通解，管子通解，墨子通解，荀子通解，韓非子通解，孫子通解等書，概將周秦古籍，加以有系統有組織之整理，蓋欲以發揚我中華民族文化之偉大，繼往開來於無窮也。屈原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楚王，雖蔽障於讒，而被放逐於野，然始終瞻顧楚國，繫心楚王，一顆赤心，炳若日月，愛國之殷切，百世無匹。際此抗戰建國大時代中，實有發揚其愛國精神之必要，此余所以有屈原賦講疏之作也。屈子爲賦，共二十有五。其爲賦也，幽憂沉痛，曲折回復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一字一句，皆由於赤心所迸出者。關辛莘學子，暨社會人士，對於屈子之賦，而流誦焉，而玩味焉，庶幾每一國民，皆能濡染屈子之化，更進而爲民族盡大孝，爲國家盡至忠，使吾中華民族，與天地齊壽，而余之淺淺焉爲之講疏云者，乃適以爲愛國諸公擁護前驅云爾！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吳縣沈頤園子淵自識於渝北寄寓。

司馬遷史記屈原本傳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，博聞強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，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。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，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，與之同列，爭寵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，屈原屬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原不與。因譏之曰：「王使屈原爲令，衆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曰：『以爲非我莫能爲也！』」王怒而疏屈原。

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諂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，而作離騷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。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窮，則反本。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。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。讒人間之，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謗而不亂，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，而其指極大。舉賢邇，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

不容自諱。濯淖汙泥之中，蟬蛻於濁穢，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羣世之滋垢，嶢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屈原既黜，其後秦欲伐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張儀詳去秦，厚幣委質事楚曰：「秦甚憎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楚誠能絕齊，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！」楚懷王貪而信張儀，遂絕齊。使使如秦受地，張儀詐之曰：「儀與王約六里，不聞六百里！」楚使怒，去，歸告懷王。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，秦發兵擊之，大破楚師於丹淅，斬首八萬，虜楚將屈匄，遂取楚之漢中地。懷王乃悉發國中兵，以深入騷秦，戰於藍田。魏聞之，嬰楚至鄧，楚兵懼，自秦歸，而齊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。明年，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。楚王曰：「不顧得地，顧得張儀而甘心焉！」張儀聞，乃曰：「以一儀而當漢中地，臣請往如楚！」如楚，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，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，懷王竟聽鄭袖，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，顧反，諫懷王曰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懷王悔，追張儀不及。其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唐昧。

時秦昭王與楚婚，又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「秦，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！」懷王獨子子蘭勸王行，「奈何絕秦歡！」懷王卒行，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，懷王怒，不聽

亡走趙，趙不內，復之秦，竟死於秦而歸葬，長子蘭襲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爲令尹。

楚人既咎子蘭，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，屈平既嫉之，雖放流，睠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，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。然終無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卒，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人君無愚、智、賢、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爲，舉賢以自佐；然亡國破家相隨，而聖君治國，累世而不見者，其所謂忠者不忠，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內讒於郢袖，外欺於張儀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，令尹子蘭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於秦，爲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禍也。易曰：「井渫不食，爲我心恻，可以汲。」王明，並受其禍，王之不明，豈足謂哉！令尹子蘭聞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，短屈原於頃襄王，頃襄王怒而遷之。

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漁父見而問之曰：「子非三閭大夫歟？何故而至此？」屈原曰：「舉世混濁，而我獨清，衆人皆醉，而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」漁父曰：「夫聖人者，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，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？何故懷瑾握瑜，而自令見放爲？」屈原曰：「吾聞之，新沐者，必彈冠，新浴者，必振衣，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！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之混濁乎？」乃作懷沙之賦，

275009 62点

沈顏閔子淵著書要目

中國國學研究
所叢書之一 屈原賦講疏

孝經講疏

周禮講疏

論語通解

孟子通解

老子通解

管子通解

墨子通解

荀子通解

韓非子通解

孫子通解

沈顏閔子淵著書要目



Ru7668/27



FUDAN JPZ0000036742F 復旦圖書館

572069

沈顯國子監書要目

朱熹論語集注錯誤論

禮記講疏

兵學五書講記

中國國學研究
所叢書之二 世界大同論（一名大同主義論）

中國國學研究
所叢書之三 大學講疏

中國國學研究
所叢書之四 宋玉賦講疏

宋玉賦講疏

宋玉賦講疏

沈顯國子監書要目

